

只要有生物存在過的地方，該處一定會有他的足印。時至現在，人類的足印已踏上月球。足印是生物存在過的證明，連史前生物的足印都可留存，何況人的足印。但有一些足印，並不是實體存在，而是存留在我心中，永不磨滅。

在鄉間生活的時日裏，外婆常常帶我上山摘菜，菜地經過水的澆灌，鬆鬆軟軟，踏上去，一步一腳印。我最喜歡做的事便是跟在外婆後面，她走一步，我走一步。我總愛踩在她踏過的足印上，大足印包着小足印，就像外婆平日抱我一樣。外婆的步距對小時候的我來說實在太大，我跟得很吃力，但仍樂此不疲。我看着她的背影，高大挺拔，我問外婆：「甚麼時候可以追上你？」她摸着我的臉，堅定地說：「總有一天，你會追上外婆，超過外婆，我知道一定會有那一天。」於是我不停向上天祈求，我可以快高長大。

回到城市後，我與外婆見面的日子愈來愈少，加上外婆身體漸漸變差，過了數年，母親便將外婆接了來城市。我去接外婆時，驚覺一別數年，外婆似乎矮了一些，背彎了一些，步伐也輕了一些。以往我都是走在她的後面或身邊，卻不知何時，我竟走到她前頭。我突然有一種難以形容的失落，外婆漸老。是不是代表見面的次數正在倒數？我不敢細想，心裏默默責怪小時候希望快點長大的我。

外婆沒有甚麼文化，在這個充斥着科技的城市，顯得格格不入。我教她如何開電視教了十多次，教她如何用智能電話教了不下數十次。一些店家用電子菜單點單，她也不懂得如何用。她每次在我教完她後，總會半感嘆半驕傲地說：「人老了，不中用啦！幸好有個聰明的外孫女，以後都要跟着外孫女走了。」

我聽不得這種話，每次聽到外婆說她走了，我都會反駁她：「哪裏老？你還年輕得很，我還未追得上你的腳印。」我想外婆再等等我，等我再長大一些，我不願見到她漸漸落後，最終永遠停在那一點上。

過了不久，她的證件日期到了，趁此機會，我們一家也和她一起回了趟鄉下。好久沒回鄉，眼前竟也一亮，鄉下的高速發展遠比我想像的快，高樓、柏油馬路和高速公路使回鄉的旅程更為方便快捷，氣象一新。

我問婆婆從前山上的那塊菜地現在還有沒有種菜，婆婆不無遺憾地告訴我那座山已經被剷平，現在在建高樓。我重新看着屋外的環境，的確，哪裏還有甚麼泥地？早被一塊塊的紅磚填平了，哪裏還有甚麼可留下足印的地方？早就沒有了。

外婆又哪裏可以追上我？她老了。

我一直不願面對的事實，在這一刻已被毫不留情、血淋淋地被撕開。外婆似乎比在機場見到時更瘦、脊樑更彎，我無法不接受這個現實。我知道，外婆的足印終有一天，會消失在我身邊，我一直追逐的足印，已在我成長時，悄悄地變淡、變落後，最終在某一刻徹底停住。

我憂鬱的樣子被外婆看到，她問我怎麼了。我說她現在的足印包不住我的足印了。她高興地說那是因為我長大了，有能力反過來包住她的腳印。我氣急，問她如果有一天，她再沒有腳印，她的足跡被時間慢慢抹走，那要怎麼辦？她呆了呆，似乎沒想到我會這樣問，而我只是靜靜地等待她的回答。

她想了良久，才出聲問我：「你會忘記我嗎？」我向她賭氣：「會哦，如果有一天我老了，我也會忘掉你。」她只是笑了笑：「人存在過，就一定留有痕跡。即便深淺不一，即便是虛幻。你存在過我的生命裏，那麼你的足印也會存在於我的生命中，不一定在現實，而是在心中。」

在太空上的足印終有一天會被磨掉，地上的足印會被人來人往的其他足印遮蓋，那麼心上的足印呢？

我想了很久，得出的結果是永不磨滅。就像外婆所說，足印，又或者說人的存在，本身就不是一樣可以被輕易遺忘的事，不論他們帶來的是喜還是愁，他都在你的生命存在過，即使日後的路不再一樣，即使他無法與你走下去。

我又想像，我日後如果也有一個外孫，我也會像外婆一樣，帶着他一步一步留下足印，看着他一步一步向前，再默默站在終點，看着他走向屬於他的未來。未來或許不會再有我的足印，但曾經有着我的足印，就像我和外婆一樣。